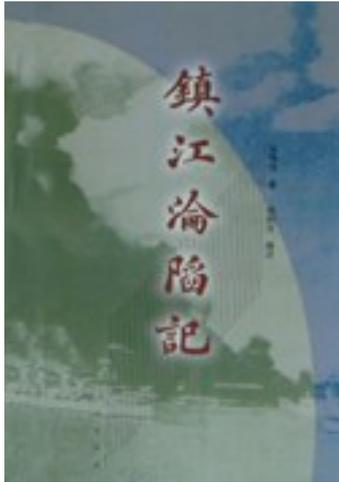


镇江沦陷记



[镇江沦陷记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张恽伯

出版者: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:1999-12-01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7010031262

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多个年头，战争的烽火硝烟早已熄灭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，至今仍在我们的心头留着深深的伤痕。

历史上，任何发动不义战争的侵略者都是残暴的，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绝灭人性、嗜血如饴，在人类战争史上却是空前的。他们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到中国是来建立“王道乐土”的，且看他们如何建立的吧！

仅就镇江而言，早在沦陷前，镇江人民就饱受日机狂轰滥炸而死伤累累。

1937年10月13日下午，6架日机闯进镇江上空，炸毁江边一带民宅建筑，死伤居民近20人。

11月14日晨，5架日机空袭西火车站，机车库中弹，炸死工人6名。

11月22日，12架日机空袭镇江，二马路口美孚火油公司中弹起火，大华饭店被焚，死

伤30余人。至下午5时我还看到路旁的大树上挂着一条血糊淋落的死人大腿。那天还有米粮仓的要塞司令部、黄花亭的民房多间、华清池浴室均遭炸毁。

11月27日，从早到晚，多架日机分批轮番轰炸，投弹140余枚。全城白天几无一家炊灶做饭，晚上无一点灯火，几成死域。轰炸间歇时，又是一片撕人心肝的恸哭声。那天我母亲领我们兄妹三人和邻人数十口躲在瑞芝里的防空洞里，大地在飞机的俯冲声和爆炸声中不断颤抖，洞土簌簌地掉在头上、身上，无人想到拍打。老老小小不吃不喝，不言不语，吓得也不会哭了，甚至尿了裤子也不觉得，不知饥饿地干坐了一天。这天日机的“战绩”十分可观：西门外大街、银山门商业区到处断垣残壁，日新街、万家巷、石粉厂、牛皮坡、拖板桥、五条街、松花巷、鼓楼岗、丁家巷、石头巷、牌坊巷、江照庵等处大批房屋被炸倒或焚毁；黄山下的省镇中、教育厅后的镇江师范、杨家门的穆源小学大批校舍被炸焚，西火车站山洞被炸塌，郊区的官塘桥、吕家湾等农村也未能幸免轰炸。牌湾一水塘周围躲了60多人，被一枚杀伤力极大的开花弹全部炸死，塘中顿时红水一潭。现住松花巷8号的谭启贤老人（此日被炸的幸存者）说：“日机一枚炸弹把钱家山我家的地下室震塌，里面躲了九个人，全部罹难。我和祖母在歪倒的门板空隙中，幸而未死。”全城被炸死340多人，伤156人。

11月28日清晨，6架日机沿都天庙到河滨公园的运河轰炸、扫射，100多艘民船悉数遇难，尸体遍布两岸河中，河水尽赤。都天庙前的石碑坊被炸倒，压死多人。一批丹徒、大港渡江难民乘的木船，被炸沉多艘，死者无法计算。中午，一架日机轰炸越城（今虎踞桥北），数十人毙命，其中五十多岁的庞某某是卖香烟的小贩，被炸成几段，手臂和香烟篮子被炸得挂在一晒衣竹竿上。3架日机对北固山下二百多搬运石子上船的工人轮番、交叉扫射和轰炸，几无一人幸免于难。这天炸死平民不下400人。

12月6、7两日，在西麓、上党一线中国军队坚持抵抗，使日军付出数十人的伤亡。焦山守军以要塞炮猛击进攻的日军，击毁坦克两辆，毙伤近百名。日军对抵抗的城市，向以屠城酬之。12月8日下午，日军13师团天谷（部队长天谷直次郎少将，不久即任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军南京守备司令官）、安达两部队，从南门进城。他们杀人、放火、抢劫、强奸，无恶不作，镇江顿成人间地狱。

东门三十六标，原是中国军队驻地。日军把附近居民百余人赶进一大厅内，然后关门放火，未烧死挣扎出来的人全部砍死。宝盖山东有一大防空洞，避了一批平民，日军竟用机枪扫射，死者也有300人。节孝祠旁的火星庙美国牧师办的难民收容所内200余难民，全部被日军杀死。屠城目击者张悻伯先生写的《镇江沦陷记》说，镇江城“无家不破，无室不空；毁坏财物，不计其数；杀戮生命，无从统计”；是毫不夸张的。小小镇江城的街头巷尾遍布被杀男女老少和婴儿的尸体。据镇江红十字会一掩埋队队长杨佛生老人说，经他们掩埋的尸体即近1600人。广东山庄、阳彭山和宝盖山小学对面的一块大空地，都埋了大量尸体，特别是后者尸层厚、掩埋浅，长期散发令人掩鼻的腐尸恶臭，过路者无不暗自凄怆、悲愤。

1938年10月12日，伪丹徒县公署向伪省政府报告，大大缩小了的战争死亡者为4524人。抗战胜利后，据镇江商会周道谦先生和人文征辑委员会唐邦治先生的调查，镇江被日军屠杀者在万人以上，当不为妄。当时淞沪大战后，中国军队早已撤退，被杀者几乎全是赤手空拳的和平居民。“杀人如麻”，当时日本报刊也毫不讳言他们大日本皇军的这些辉煌“军威”。东京《日日新闻》12月6日报道，日本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、野田毅二少尉开展“百人斩杀竞赛”，向井在句容对记者说，他俩一个已斩89人，一人已斩78人，“我的刀连斩56人，刀口没有丝毫卷刃！”不久两个屠伯杀人都超过百人。野田回国后，还在故乡小学校内“很直爽地谈”他斩杀百人的“英雄业绩”。日本报刊称这两名屠伯为“勇士”，实际上是日军野蛮的、大量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典型代表。这篇报道正是日军滔天罪行的供状。

放火，是日军的特殊爱好。当时镇江城区36个镇中，仅太和、黄华和铁路三镇未遭焚，其他33个镇无一幸免“皇军圣火”。商业繁华区如城里的南门大街、大市口、五条街，城外的西门大街、东坞街、中华路、二马路、姚一湾、小营盘和山巷等处，大火多日不

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城被焚毁的房屋在12000间以上。

抢劫，是日军的又一拿手杰作。镇江各银行、钱庄抵押仓库的各种物资估值6000万元，半数被焚，半数被掠。煤铁业各家存煤共5万吨，全被日军夺走。江广业（油麻糖香、南北杂货业的统称）各糖行货栈存糖不下3万余担，被日军掠焚；另有芝麻30万斤，金针菜10余万斤，食油80余万斤，粮食业代收而未及运出的小麦百余万包，本帮所存米粮百余万担，木业木码5千余两，均成了皇军的战利品。全城公私财产损失达1亿元之巨。

强奸，更是日军举世闻名的军誉。镇江城内遍地赤身女尸，都是日军奸后杀害的；有的头砍去一半，有的阴户还插了竹棍。当然也有被奸后自杀的。草巷4号一戴姓妇女在家被日军多人轮奸后，又被放火烧了房子，全家九口投井自杀。贺家弄21号薛生泉的15、17岁的两个女儿，多次被日军轮奸，愤而喝柴油自杀，痛苦得满地乱滚，仍有日军来奸淫，其母无奈，把二女勒死。

1984年《朝日新闻社》出版的一期《JOURNAL》上，刊载日本进步记者本多胜一先生写的《进军南京路上》一文，对日军在镇江地区的这一暴行写道：

“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，不管什么年纪，即使老年的，也无一幸免。从各庄装来的妇女一齐分发军队，一个女人给15至20人受用。在仓库周围，只要是太阳照着的合适场所，用带叶的树枝搭个场子，士兵们拿着盖有中队长图章的‘红券’（由此可见强奸是日军首脑指使或认可的行为），排好队，脱好兜裆裤等着……。不强奸妇女的军队是不存在的。强奸之后，还把她们杀光了。……竟然也有这样极端残虐的事件发生：把孕妇衣服脱光，用军刀突然刺入膨大的腹部，还有在树间把女人的手脚捆扎起来，把手榴弹塞进阴道引爆……。总之，对妇女真是无恶不作”。

焦山是天下名刹，日军上山竟用汽油烧死6人，斩首12人以取乐，很多日军信佛佞佛，但这些挂了佛珠的禽兽竟在佛殿轮奸山上仅有的几名妇女！然后放火，于是被称做焦山精华和佛门净土的枕江阁、石肯堂、海西庵、水晶庵、松寥庵等，一时俱烬。

我们称日本侵略者为“日寇”，有些日本先生就觉得受不了。按照上述日军在镇江种种暴行，说他们是披了人皮的野兽，难道不更确切一些吗？

镇江沦陷时，我是12岁的少年。我虽幸免屠刀，却沦为亡国奴，因而极度仇恨日寇，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意识：凡使日本军队倒霉的事，我就高兴；凡打日本鬼子的人，我就钦佩。当台儿庄大捷、平型关胜利和新四军在镇江韦岗“脱手斩得小楼兰”的消息传来时，我为之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，因为它使我依稀看到祖国的曙光。

作者介绍：

作者张恂伯，镇江人，生于1884年。1937年12月8日，

当时的江苏省省会镇江在日寇铁蹄下沦陷。时任无敌牌镇江

工厂股份两合公司总经理的张恂伯，守厂两月之久，亲眼目

睹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。1938年2月，张恂伯与家眷逃离镇江。

4月30日，张恂伯在苏北兴化写成《镇江沦陷记》第一稿，“

所列举之日寇（淫、掠、烧、杀）暴行事实计有56件”，6月

份增补3段内容后于8月11日自费印刷1000册。在此后的三四个月内，张恂伯对《镇江沦陷记》中的内容又增补12段，并先后印发2次，总印数达4000册以上。

《镇江沦陷记》总计12.4万字，收录了张恂伯所著的《守厂记》、《辛亥海军举义记》；镇江焦山定慧寺僧人德峻所著的《焦山沦陷记》；美国人莫龙纳1938年7月发表的《南京屠城记》等珍贵资料。

目录:

[镇江沦陷记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镇江沦陷记

日本侵华

地方史

回忆录

二战

镇江

评论

字字血泪。

[镇江沦陷记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镇江沦陷记_下载链接1](#)